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

辛亥革命

1911中国风云纪实



◆书名:《辛亥革命》
◆作者:王兴东 陈宝光
◆出版:重庆出版社

12 魂归黄花岗

提要:

5月3日,这一天广州城上空乌云密布,细雨霏霏,街道上行人稀少,整个城市都安静得让人近乎窒息。...

一个清兵将领装扮的人勒住缰绳下,却并不下马,犀利的眼神在徐宗汉和潘达微的脸上扫过,随即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清兵将领大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的胆子,竟敢为党匪收尸?”

两个清兵头目听到“时疫”这两个字,顿时变了脸色,因为广州这时的天气确实已经比较炎热了,若是任由这些尸体腐烂,倒真有可能会引发瘟疫。

“嗯嗯嗯……”清兵将领觉得他的话有点怪,但又委实找不到什么毛病,“好,若是找到了匪首黄兴的尸首,要立刻报告!”

这时,有一具年轻人的尸体被翻了过来,徐宗汉见了,赶紧用手绢轻轻地擦净他脸上的血迹与灰尘。

潘达微点点头,然后两个人一起抬着罗辉的遗体,无比轻柔地将其放在车上,最后又看了一眼,似乎在做告别。

天色如磐,细雨斜筛,在刑场附近的江面上,若隐若现地漂浮着不少就义同志的尸体。

喻培伦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徐宗汉的手有些发抖,她抱着喻培伦的遗体,将他安置在船上。接着,又有一具尸体被抬上船……

江面上,一片死寂,吱吱嘎嘎的摇橹声,枯燥而单调,撕人心肺。船上堆积起来的尸体,层层相叠,他们似乎是躺在一起睡着了,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怨艾,只有平静。

广州起义前夕,黄兴将十路军改为四路军,约定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点30分同时举事,不料,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所率领的那三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动。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的当晚,清朝两广总督张鸣岐便下令关闭各方城门,派兵把守各个重要街口,禁止一切行人往来。他还传令,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只要是能够杀掉革命党的,即以杀人多少来计算,每一颗人头赏一百零二元。

整个广州城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革命党人的遗骸散落在大街小巷,他们有的是在起义中英勇捐躯的,有的是被俘后从容就义的……



6 无人眷顾的孩子

提要:

那些把精力集中在关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上的父母向孩子发出了一条十分强有力的信息:“你的感受不重要,只有我最要紧。”

为了让孩子们建立起自尊——让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占据着空间,而且自己还是要紧的、重要的——他们需要父母明确承认他们的需求和情感。

结果梅拉尼在自己的成年生活中很难界定自己的身份,因为她独立的思想、感情和需求从未受到过鼓励。

与我诊治过的许多成年人不同的是,梅拉尼在来我这儿以前,已经意识到自己对父母怀有某种怒气。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对孩子缺乏情感的父母,而在实际生活中,父母一方的突然离去也会让孩子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我头一次遇到肯是在医院集体接受治疗的青年吸毒者中,这是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双目光锐利的黑眼睛的黑发青年。



◆书名:《中毒的父母》
◆作者:[美]苏珊·福沃德 克雷格·巴克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对我的用心心存疑惑,同我玩起街头恶棍的狡诈手腕来了。但几分钟后他看到我并无恶意,而是真心实意想减轻他的痛苦,说话时口气便软了下来。

我一直讨厌上学,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所以16岁时就应征入伍了,在军队里我染上了毒瘾。不知怎的,我的生活总是一团糟。

我问他他的父母在他参军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

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她对我这个想法不怎么感兴趣,但是我想她能借此摆脱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又问他,在此期间,他父亲到哪儿去了。

我的父母在我八岁的时候离婚了。因为这件事,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总是觉得爸爸很棒,你知道吗,他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能尽到“父亲的职责”。

肯的硬汉子表象很快土崩瓦解了,显然他对于有关他父亲的这场谈话感到很不自在。

那是在我15岁的时候,那件事我办得太糟了。我对寄圣诞节卡片烦了,决定给他一个惊喜。听我说,我太激动了,搭便车去了那儿——整整14个小时。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诸葛亮

7

呼声与高升



◆书名:《暗权术——暗权力II》
◆作者:刘诚龙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提要:

据说康熙是悠悠帝制中罕有的英明君主。其14岁智擒鳌拜,20岁平定吴三桂叛乱,经天纬地,开疆拓土,一生功业,煌煌赫赫,居于九五之尊长达60余年,挥手为云,覆手为雨,皇天厚土都在其一掌之中,似乎没有摆不平的事情。

康熙那么多的子孙,个个虎视眈眈,觊觎那龙椅宝座,若谁等不及了,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前鉴在焉,李世民与李建成玄武门喋血,就曾让两兄弟的亲爹李渊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在22岁时,就把才1岁的嫡长子胤初立为太子,结果太子当了三四十年,康熙这个“皇阿玛”身体十分硬朗,使得太子大发牢骚,“做皇帝哪有做四十年的!”

在权力角逐,没有位置倒还太平无事,一旦空出了个位置,顷刻间就会“官荒马乱”的。康熙有十多个崽,个个都是龙种,个个都在“龙子”这个职务上干了几十年,谁没资格?谁没资历?康熙先前还搞“任命制”,胤初被废后,他任命胤禔当太子,但胤禔一点也没韬略,其心比前太子还急,意向老子提出要杀死胤初,并表示自己愿亲自“担此重任”,这可让康熙非常害怕,这小小

限期地拖延下去,群众呼声这么高,让位之事拖得太久就太没道理。

功高震主,刘邦非得把韩信们“走狗烹”才睡得安稳,声高当然也会震主,康熙自然也要将胤祀拉下马来才高枕无忧。有人讲,肥水没流外人田,胤祀还是康熙的崽呢。权力这个事情,是不能以常情而论的,当皇帝与当太上皇,感觉不一样。

当然,康熙终究是要死的,他虽然想“再活五百年”,但老天不会让他活得那么久,他的位置还得腾出来,还得有人去坐。这位置后来坐的,既不是首位太子胤初,也不是大阿哥胤禔,既不是民主推荐得票最高的胤祀,也不是后来呼声特别高的皇十四子胤禵,是谁呢?后来的雍正皇帝胤禛是怎么坐上去的呢?这是一件谁也说不清楚的事了,有人说胤禛最后毒死了康熙,篡位成功,有人说康熙本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但胤禵做了手脚,在“十”字上加了一横,成了传位于四子。这事真假如何,因为是在密室里干的,到现在谁也说不明白了。这事让咱们老百姓明白了一点:暗箭比明枪击中率要更高一些,暗箱操作比阳光行动其成功率也往往更大一些。